



试论甲骨文和《圣经》所见的“上帝”观比较研究



(韩国)具隆会

(河南安阳师范学院)

前言

大约公元前1400年,以色列人结束在埃及的奴隶生活,为了得到“上帝”给他们约定的“流奶和蜜之地”,开始了他们的旅程,即《圣经》中的《出埃及记》时代。这时期,正好与大约公元前1300年盘庚迁殷的时期相差不过100年。在《圣经》中对“上帝”举行祭祀的规定,大概在以色列人逃出埃及的摩西时代完成(在旧约中,“上帝”叫“耶和華”,所以为了区别的方便,本论文把《圣经》中的“上帝”称之为“耶和華”,将甲骨文所见的“上帝”称之为“帝”)。今天甲骨文所见的商朝时代的统治阶级对神灵举行的祭祀制度,也是在盘庚迁殷以后完成的。“耶和華”与“帝”一样,有时受祭祀,也有时降祸,又有时命令以色列人该做的事。“耶和華”总是让代理人即祭司长替他办事,而且是在与自己的代理人对话中命令该做的事情,并命令该怎么做。“帝”也是让“贞人”或“时王”替他办事。不过,据甲骨文的记录,“帝”并没有向人们明确地宣布自己的命令或要求人们该怎么做,反而贞人不断地占问该怎么做。这种对神的态度表明,“耶和華”对以色列民族总是处于主动的位置,而“帝”对商人总是处于被动的位置。这就是两者之间根本上的不同特点。这种不同的态度决定了人类心目中“耶和華”与“帝”的位置。“耶和華”的命令是绝对的,而且以色列人不能向别的神灵祈祷、祈求。如果他们违背“耶和華”的这个要求,就被惩罚。“耶和華”自己说,自己是“忌邪的神”。而“帝”是商朝时代的人们所崇拜的众多神灵之一。不过有的学者认为“帝”与“耶和華”一样,是地位很高的全能的神,也有的学者认为“帝”只不过是商朝时代人们所崇拜的诸位神灵之一,地位恐怕不是很高。我们都知道,摩西时代的“耶和華”是“唯一神”思想为主的宗教对象,而商朝时代的“帝”是“多元神”思想为基的自然界最高主

宰者。因而,研究同一时期不同地域的人们的不同宗教信仰,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不同的角度,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一、在甲骨文卜辞中发现“帝”的明义士牧师

在西方人当中,最早对甲骨文感兴趣的人,是加拿大籍的传教士明义士。按方辉教授的《明义士和他的藏品》一书中的内容,明义士牧师1910年9月来到河南。明义士牧师学汉语的基本学习材料都是四书、五经类的古代史书。从他学汉语的经历来看,可以说他基本上已经了解了商代历史的概况。他在1917年出版的《殷墟卜辞·自序》中说:“小坑位于一西向的斜坡上,坡间布满了白色碎骨。这就是殷朝武乙故都‘殷墟’。其地望,早在孔夫子以前数个世纪就已经失传,只是在《竹书纪年》一书中有‘武乙迁河北’的记载。”从一个汉字文化圈之外来到中国的西方人,不仅可以理解《竹书纪年》而且比较明确地了解商朝的历史,可不是容易的事情。

以前笔者总是不可理解的是,明义士牧师为何这么对甲骨文感兴趣?为何对商代考古这么感兴趣呢?笔者在几年前看到方辉教授的《明义士和他的藏品》一书中的一首诗,就明白了明义士牧师为什么这么对甲骨文感兴趣。此书中收明义士牧师写的一首七言诗:

遇殷墟

柳树出芽骑白马
白马走时顺洹河
拾破陶器寻先古
小孩引到出古处
盘庚殷墟无痕迹
年前花根白地立
余思盘庚它兹邑
商人作事问上帝

从这一首七言诗中我们能够了解他对甲骨文感兴趣的原因。这就是从传教士的立场上对甲骨文很感兴趣。再说,他在甲骨文中发现“帝”这个字,认为如果在中国把传教工作和商代历史研究能够结合起来,肯定会有良好的成果。明义士牧师在一封信中写道:“我毕生的兴趣主要是集中在商代文化的研究上。早在1914年,当我首次在彰德的家门口发现殷墟故都的那一刻起,我便把解析这个文化同我毕生所从事的工作连接在了一起。要使我们的福音传播工作在中国顺利开展,商代文化的研究可以说是一个基础。”明义士牧师始终在商朝时代的宗教中要找到“耶和华”与“帝”的共同点。他在《上帝在河南》一文中说:“商代甲骨卜辞透露出上古时代人们的宗教信仰。在这里,上帝是世间万物和人类命运的主宰。这正是我们基督教福音传教士立足的基础所在。直到今天,这种信仰还广泛存在于豫北地区农民的生活当中。他们相信,上帝凌驾于各种神灵和偶像之上,是整个世界的主宰。他们用一种敬重和委婉的称呼叫他为‘老天爷’。农民们知道,正是他送来雨水,滋润小麦生长,而人的一生也是由他来呵护。”他特别注意到“帝令雨”的卜辞。如:

- “今二月,帝不令雨” 《铁》123.1
 “帝令雨足年,帝令雨弗其足年” 《前编》1.50.1
 “今三月帝令多雨” 《前编》3.18.5
 “自今至于丙辰,帝令雨” 《前编》6.20.2

从这些卜辞的内容来看,明义士牧师肯定确定殷商时代人对“帝”有很深的崇拜,对以商代文化研究为基础的在中国传教工作很有信心。他于1936年11月21日在加拿大演讲所作的传单中说:“人们对于海外传教通常抱有批评态度。这份关于中国古代‘上帝’观念的传单则表明,我们海外传教士并不是在把我们自己的上帝观和宗教信仰强加给中国人。谁也不会想到,中国人同我们一样,在很早的时候便有了上帝的观念。唯物论者说,我们是在传播犹太人的迷信思想,但我们可以指出,中国人关于上帝的概念早在公元前1400年前就已存在,甚至比我们的摩西时代还要早一些。中国人心目中的上帝和我们《圣经》中的‘上帝’是完全一致的,这就是‘天父’。从这些材料里我们可以看到,古代中国人的原始信仰为接受基督教思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就像基督发现了我们西方人一样,五万万中国人会对我们的工作有所回应。”

难道确实是这样吗?我们在甲骨卜辞中可以发

现,“帝”在商朝时代人的心目中的地位:“帝”掌握了自然现象,“令风”(《合集》672/正)、“令雷”(《合集》14127/正),甚至给人造成祸害“帝令作我囡”(《合集》6746)。

从这些甲骨卜辞记录来看,商朝时代确实有“帝”的观念,而且“帝”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很高,权威也很大。但是他们所崇拜的一些其他的神灵也具有如此的权威,如:

- “壬申卜,黍禾于夔燎三牛卯三牛” 《合集》33278
 “贞,往于夔,有从雨” 《合集》14375
 “惟夔苞雨” 《屯南》2438
 “贞,于王亥桑年” 《合集》10107
 “王亥苞雨” 《合集》32064
 “高祖亥苞云” 《屯南》2105
 “壬午卜,于河桑雨燎” 《合集》12853
 “壬申,贞,黍禾于河燎三牛沉三牛” 《合集》33277
 “庚申卜,永贞,河苞雨” 《合集》14620
 “丁未卜,侑于岳黍禾” 《合集》33291
 “贞,舞岳有雨” 《合集》14207/正
 “岳苞雨” 《屯南》644
 “壬辰卜,其苞年于鬲燎有羌” 《合集》32117
 “其桑雨于鬲燎九宰” 《合集》33001
 “其舞于兮,有雨” 《屯南》108
 “黍禾于兮” 《英藏》2428
 “崇年娥于河” 《合集》10129
 “崇雨娥于河” 《合集》557

这些神灵有时可以害王:

- “乙未卜,争贞,王亥崇我” 《合集》7352/正
 “壬寅卜,殷贞,河苞王” 《合集》776/正
 “岳苞我” 《合集》14488
 “贞,娥苞王” 《合集》738/正

上面卜辞中出现的“夔”、“王亥”、“河”、“岳”、“鬲”、“兮”、“娥”等,远祖神和自然神都拥有与“帝”一样的权能。由此看来,“耶和华”与“帝”是本质上具有不同的特点,即,“耶和华”为“独尊的唯一神”,“帝”是诸位神灵之一。

下面我们分析“耶和华”和“帝”在各自社会里的位置和作用。“耶和华”在以色列民族社会生活上的权威,是除了以十诫为主的自己定下来的社会上的规定之外,还制定了耕种地的安息年,生儿女时的规例,杀人之例,对父母之例^①等方方面面

的规定。而甲骨卜辞所见的“帝”没有规定这些社会上的规范¹²。

二、分析“耶和华”在以色列社会里的位置和作用

首先我们看，“耶和华”对以色列民族命令对它举行祭祀的规定。在《圣经·旧约》〈利未记〉中出现的重要祭祀内容为5个种类：1.“燔祭”¹³；2.“素祭”¹⁴；3.“平安祭”¹⁵；4.“赎罪祭”¹⁶；5.“赎愆祭”¹⁷。关于这些祭祀都有详细的规定：举行祭祀的目的、牺牲、用牲法等。如，“燔祭”，目的为“赎罪”¹⁸，牺牲为“没有残疾的公牛”¹⁹、“没有残疾的公羊”²⁰、“斑鸠或雏鸽”²¹，此外对各牺牲的用牲法也是明确的纪录：牛的用牲法《利未记1:5~9》，羊的用牲法《利未记1:11~13》，鸟的用牲法《利未记1:15~17》。其他的祭祀都有类似的规定。由此看来，以色列人对“耶和华”的祭祀，是很规范的。而且“耶和华”还要求，有残疾的牺牲不要献上，因为这不蒙悦纳²²。这么看来“耶和华”对以色列人的要求是很明确、很规范的。那么除了祭祀以外社会生活和宗教生活方面的要求是什么呢？“耶和华”在方方面面制定了以色列人必须要遵守的规定。社会生活方面的规定：1.不正当的得到他人的东西，必须要还给原主，另外加上原价的五分之一，而且在“耶和华”面前举行“赎愆祭”²³；2.有关饮食的规律，明确的表示该吃的不该吃的食物²⁴；3.关于生产后女人产血的洁净的规定²⁵；4.关于皮肤病及大麻疯的规定²⁶；5.有关漏征的规定²⁷；6.由于活物的生命在血中，因此不可吃血的规定²⁸；7.不可露骨肉之亲的下体²⁹；8.女人行经时不可露她的下体³⁰；9.不可与邻舍的妻行淫³¹；10.不可将自己的子女献给另外神³²；11.不可男人之间的苟合³³；12.不可与兽淫合³⁴；13.孝敬父母，也要守我（指耶和华）的安息日³⁵；14.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³⁶；15.该可怜穷的人³⁷；16.不可偷盗、欺骗³⁸；17.有关犯罪人的赔偿的规定³⁹；18.有关土地安息的规定⁴⁰；19.有关禧年⁴¹的规定⁴²；20.禁止土地买卖⁴³；21.住宅买卖的规定⁴⁴；22.不可向别人取利⁴⁵；23.有关雇佣人的规定⁴⁶。另外宗教生活方面的规定：1.进入圣所的规定⁴⁷；2.进入会幕时不得喝酒⁴⁸；3.居于以色列家中的所有人，包括外帮人，都得举行燔祭或平安祭⁴⁹；4.关于祭司长和其家属的规定⁵⁰；5.有关圣物的规定⁵¹；6.有关圣会的节气规定⁵²。

从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耶和华”对以色列民

族的宗教、社会、经济、医学等方面拥有无所不及的权威。甚至在以色列民族之中的外帮人亦得听从“耶和华”。如果不听从它的权威，它就给以色列民族降罪。不听从它的命令，连祭司长都会受罪⁵³，更何况老百姓呢⁵⁴？它还规定不要献上有残疾的牺牲⁵⁵。人们不可咒诅“耶和华”，要不必被治死⁵⁶。它就是以色列民族的至高无上的唯一神。

三、分析“帝”在商朝社会里的位置和作用

甲骨卜辞所见对“帝”举行的祭祀大约有16种类的祭祀仪式⁵⁷。

期 别	祭 名
第一期	燎、方、循、禦、侑、肇、獻、取、酒
第二期	告
第三期	禹、伐
第四期	方
第五期	侑、事、正

从祭祀的种类比较看，商朝时代统治阶级向“帝”举行祭祀种类，比以色列人对“耶和华”举行祭祀种类多。对此，笔者认为对“耶和华”的祭祀，是已经规范化的缘故。我们在甲骨祭祀卜辞研究中也容易看到，第一期的祭祀种类繁多，而到了第五期，祭祀种类很少，但是祭祀制度却成为以周祭为主的规范化。因而，从祭祀制度完善的角度来说，以色列人比商族人稍微早一些。

对“帝”的权威。据陈梦家先生的分析，上帝在甲骨文所见的权威大约16个方面⁵⁸：

1. 令雨：“丙寅卜，争贞，今十一月帝令雨？”
《合集》5658/正
2. 令风：“翌癸卯帝不令风，夕阴”
《合集》672/正
3. 令霁（即云霞之气⁵⁹）：“帝其于生一月令雷”
《乙编》3282
4. 降旱：“庚戌卜，口贞，帝其降旱”
《合集》10168
5. 降祸：“……贞，不惟帝令作我祸”
《合集》6746
6. 降斂：“帝惟降斂”（《合集》14173/正）
“贞，帝不惟降潦” 《合集》14171
7. 降食：“帝降食，受又” 《乙编》5296
8. 降若：“我其已宾乍，帝降若”
“我勿其已宾乍，帝降不若”
《合集》6497

9. 帝若：“壬子卜，争贞，我其乍邑，帝弗佐若，三月”

“癸丑卜，争贞，我宅兹邑大宾，帝若，三月”
《合集》14206/正

10. 受又（即授佑）：“甲辰卜，争贞，我伐马方，帝受我祐”
《合集》6664/正

11. 受年菴年（即授年害年）：
“贞，惟帝菴我年，二月”
“贞，不惟帝菴我年，二月”
《合集》10124/正

12. 咎：“贞，不惟帝咎王”
《合集》902/反

13. 帝保王（或帝佐王）：
“帝弗佐王”（《库》720）
“帝佐若”（《乙编》1937）
“壬子卜，殷贞，帝弗佐王”
《英藏》1136

14. 帝与邑：“贞，帝惟其终兹邑”
“贞，帝弗终兹邑”
《合集》14209/正

15. 帝官（官是动词，“忧”）：“帝忧”
“帝不忧”
《乙编》4832

16. 帝令：“王占曰帝惟令二月，令其为丙不吉，其惟庚…”
《合集》14129/反

“帝”所管辖的事项，是年成、战争、自然现象、建邑、佐王。再说“帝”的权威所及的对象是自然现象、王、我、邑等，也是比较普遍的。

笔者按陈梦家先生的分类，划定“帝”在商朝时代在社会上的作用，如下：

（1）支配自然界：
“自今庚子……于甲辰帝令雨”
《合集》900

“丙寅卜，争贞，今十一月帝令雨”
《合集》5658

“贞，帝其及今十三月令雷”
《合集》14127

“翌癸卯帝不令风，夕雾”
《合集》672

令就是命令的意思。令雨，就是命令下雨。令雷，命令打雷。令风，命令刮风。

（2）危害人类：
“戊申卜，争贞，帝其降我黑，一月”
《合集》10171

“庚戌卜，口贞，帝其降艰”
《合集》10168

“帝其降摧”
《合集》14173

“帝其作王祸”
《合集》14182

“贞，帝其作我孽”
《合集》14184

黑、摧、祸都是指灾害或者制造灾难之义。

（3）保佑人类：
“伐舌方，帝受我佑”
《合集》6273
“惟帝肇王疾”
《合集》14222
“王作邑，帝若我”
《合集》14200
“帝受我佑”
《合集》14671
受 授之义。肇 疏导之义。作邑 建设邑之义。
（4）降临人间：
“庚午卜，唯斧称呼帝降食，受佑”
《合集》21073

商朝人认为，对上帝进行祭祀，天上的帝就有可能降临人间。

根据这些卜辞的内容，“帝”与“耶和华”一样，都是无所不及的至高无上的全能神。不过我们在研究过程当中发现，“耶和华”制定了以色列民族的宗教生活、社会生产、生育的问题和法律上的问题等所有社会生活中的规范，而“帝”则没有制定社会上的规范。由此可以说，“耶和华”是“全知全能”的神，而“帝”不是“全知全能”的神，却接近于自然神类的神灵。

但我们值得注意的是两者都有自己的臣属。

《圣经》中的有关“耶和华的使者”即“天使”记录，简单的介绍一下：

（1）《创世纪 19 :1~2》“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所多玛。罗得正坐在所多玛城门口，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脸伏于地下拜，说：‘我主啊，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住一夜，清早起来再走。’”

（2）《创世纪 22 :9~12》“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

（3）《士师记 13 :2》“那是一个琐拉人，是属但族的，名叫玛挪亚。他的妻不怀孕，不生育。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

甲骨卜辞中的“帝臣”记录如下：

（1）帝臣：“惟帝臣令”
《合集》217
“于帝臣有雨”
《合集》30298

（2）帝五臣：“彘侑于帝五臣，有大雨”
《合集》30391

（3）帝五丰臣：“癸酉，贞，帝五丰臣其三百四十宰”

（4）帝五臣正：“王有岁于帝五臣正，惟无雨”
《合集》30391

商人心目中的“帝”，陈梦家先生认为“自有朝

廷,有使、臣之类供奔走者”,上面的帝臣、帝五臣、帝五丰臣、帝五臣正等,正是甲骨文所见“帝”的臣属,“耶和华”也有自己的使者。由此看来,商朝统治阶级认为,在天上也有与地上一样的统治机构。即,地上的“王”拥有臣属和国家机构,天上的“帝”应该拥有自己的臣属和统治机构。

四、两者形成不同特点的原因

按照甲骨卜辞,“帝”在商代社会主要作用,主要表现于“自然现象”控制。不过对“自然现象”能够操纵的自然神是,除了“帝”之外还有各种“天神”和“地祇”,而且商代人除了“自然现象”控制之外还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向祖先神祈求保佑。然而相对于以色列人来说,“耶和华”是绝对性的存在,除了他之外,向任何神都不能祈求保佑。这两种不同宗教观念或者神灵观念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看下面的分析。

1. 独尊的唯一神“耶和华”和多元神中的“帝”

以色列人心中,只有“耶和华”才能成为被祭祀或崇拜的对象,而在甲骨文里除了“帝”之外,还有许多自然神、祖先神都受到祭祀。而且有一些卜辞对“方位”称“帝”的记录,而且这些都成为祭祀对象。如:

“于西南帝” 《合集》721

“于北帝” 《合集》34156

“贞,燎东、西、南,卯黄牛” 《合集》14315

甲骨文中,有南帝、西帝、北帝、东帝。甚至祖先也被称帝。

“乙卯卜,其有岁于帝丁” 《合集》27372

这条卜辞属于第2期祖庚、祖甲时期的卜辞。祖庚、祖甲是武丁的儿子。应该称武丁为父丁,可是这条卜辞却称之为帝丁。到了祖庚、祖甲以后,至高无上的上帝与祖先神(至少商王室的先王)位于同样的位置。古代封建社会历代王朝建国之后第一件做的事,就是建立宗庙社稷。建立国家以后祖先神成为崇拜的对象,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过祖庚、祖甲以后,祖先神名加上“帝”字,表明商王室的祖先神,与上帝相同,已经成为人间的主宰者。由此可知,祖甲以后的“帝”,已经不是至高无上的唯一的最高神。并且按《甲骨文合集》,殷商时代统治阶级所祭的神灵为130多位。《圣经》里,明确的记录,“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①这是“耶和华”给以色列人们绝对性的命令,而殷商时代的甲骨卜辞记录中没有这些命令的记录。根据《圣经》的记录,所有的祝福、灾殃都由“耶和华”一位神能够做得到的

事情,而甲骨卜辞所见的降福、降祸,是殷商时代统治阶级所崇拜的神灵的普遍的权威。

2. “神权国家”的“耶和华”与“王权国家”的“帝”

以色列民族是“神权国家”的成员,他们中间只能存在叫“耶和华”的这位“唯一神”,不过殷商时代的国家形态是一个“奴隶制社会”的“王权国家”。他们中间的绝对权力者是叫做“余一人”的“王”。因此,在《圣经》里的社会上的规范、法律等,都由“耶和华”来制定的。但是,商朝则不同,所有的制度、法律、国家机构、社会规范都由以商王为主的奴隶主统治阶级所制定。按照甲骨文记录来看,在殷商时代统治阶级心目中“帝”的地位不会高。尤其是王位“继统法”确立的祖甲、帝乙、帝辛时期,更是如此。因此,由于为了王权强化、国家的安宁、统治阶级内部的团结,殷商时代统治阶级所崇拜的神灵会有很多。殷商时代的社会,不是以“耶和华”为主的“神权国家”,而是由于以商王为主的“奴隶制国家”,因此,我们可以说,以“神权”为主的“宗教性国家”的以色列和以“王权”为主的“奴隶制国家”的殷商时代,应该拥有宗教观念、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完全不同的体系。

3. “耶和华”的命令是绝对的,而“帝”则没有这些绝对性

“耶和华”总是对以色列人们要求,不可违背它的命令。如,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要求儿子以撒为牺牲。《创世纪22:2》“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

“以撒”是亚伯拉罕九十九岁那年“耶和华”赐给他的儿子。这么宝贵的儿子,“耶和华”向亚伯拉罕要求把儿子用牺牲举行祭祀。后来,亚伯拉罕到了“耶和华”所指示的地方,把“以撒”为牺牲,准备祭祀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②在《圣经》中的“耶和华”总是这样,人们无论付出了什么,只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它就赐给人们祝福。《圣经》接着记录,“耶和华”准备了一只公羊,来替亚伯拉罕的儿子作为牺牲^③。

不过不听“耶和华”的命令,连以色列人都杀掉,因摩西在西奈山上见耶和华的时间很长,不下

山,而以色列人以金造牛犊。由于他们违背了“耶和华”禁止为他们自己铸造神像的命令,所以,摩西下山以后把金造牛犊的人都杀掉^③。

“耶和华”要求异邦人也要听从。摩西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埃及的国王“法老”不愿意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总是不听摩西的要求。这些摩西的要求,从《圣经》上看,实际上是“耶和华”的要求。因而,“耶和华”将给埃及人十个灾殃:

- (1) 水变血之灾《出埃及记 7:20~21》
- (2) 蛙灾《出埃及记 8:5~6》
- (3) 虱灾《出埃及记 8:16~17》
- (4) 蝇灾《出埃及记 8:20~21》
- (5) 畜疫之灾《出埃及记 9:1~6》
- (6) 疮灾《出埃及记 9:8~10》
- (7) 雹灾《出埃及记 9:22~23》
- (8) 蝗灾《出埃及记 10:12~14》
- (9) 黑暗之灾《出埃及记 10:21~23》
- (10) 耶和华击杀埃及法老长子之灾《出埃及记 12:29~31》

“耶和华”的命令是永远要听从的。“耶和华”向亚伯拉罕要求“以撒”为牺牲^④。亚伯拉罕不可违背“耶和华”的命令,自己的心肝宝贝儿子都献给“耶和华”为牺牲。以色列民族的基本思维,只要听从“耶和华”的命令和要求,“耶和华”就赐给他们“保佑”、“授福”。

据甲骨卜辞记录,“帝”是在神祇中的位置上,至高无上的最高权威的神,不过殷商时代统治阶级所崇拜的祖先神、一些神祇都可以具有上帝一样的权能,如,河令雨,祖先神可以雩王,又可以雩年等。

虽然甲骨卜辞里有不少向“帝”卜问的纪录,但实际上对“帝”举行祭祀的记录不多。因此,我们可以说殷商时代人们对“帝”拥有两面性的态度。即,可以卜问“帝”,但实际性的祭祀活动却多向祖先神。这是因为殷商时代的统治阶级心目中没有“帝”的绝对性命令。从此,两个民族对“耶和华”和“帝”不同方向的发展。商族人的发展方向,是奠定了中国古代历史的封建国家的基础,而以色列民族的发展方向,是以“耶和华”为中心的宗教国家。

4. 耶和华与帝的权能不同

按《圣经》的记录,所有的祝福、灾殃,只有“耶和华”能够做得到的事情,而甲骨卜辞所见的降福、降祸,是殷人所崇拜神灵의 普遍权能。

我们在上面的“‘耶和华’的命令是绝对的,而‘帝’则没有这些绝对性”中可以看到,以色列人的社

会生活中发生的所有事情,都由“耶和华”一位神所做出来的结果,而甲骨卜辞所见的神灵的权威,除了“帝”之外很多神灵都拥有一定程度上的权威,如:

- | | |
|----------------|-------------|
| “河令雨” | 《乙编》3121 |
| “其悔桑年上甲,无雨,大吉” | 《合集》28267 |
| “其桑年祖丁先酒 有雨,吉” | 《合集》28275 |
| “其桑禾……河” | 《合集》28244 |
| “其桑年于方,受年” | 《合集》28244 |
| “于方雨,兮寻桑年” | 《合集》28244 |
| “即右宗爰,有雨” | 《合集》30318 |
| “其桑雨于鬲燎九宰” | 《合集》33001 |
| “贞,舌方出惟黄尹巷” | 《合集》6083 |
| “贞疾舌崇于妣庚” | 《合集》13635 |
| “贞疾齿惟父乙巷” | 《合集》13649 |
| “贞禦疾身于父乙” | 《合集》13668/正 |
| “壬申卜殷贞河巷王” | 《合集》776/正 |
| “惟亚祖乙巷王” | 《合集》1663 |
| “贞父庚巷王” | 《合集》2146/正 |
| “贞父辛巷王” | 《合集》2166 |

本文在前边已提到“耶和华”在以色列民族出埃及时期的社会生活、宗教生活中其作用无所不及的。这种现象一直到现代社会的基督教徒的生活当中仍然有效。固然在《旧约》时代的“耶和华”和《新约》时代的“耶稣基督”对人们的要求有所不同,但是以“除了我意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为主的十诫和宗教上的基本思维,一直都没变。我们可以说,“耶和华”从开始到现在,依然是“独尊的唯一神”。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耶和华”与“帝”之间,虽然有共同之处,但基本上是完全不同性质的神灵。两个民族产生背景不同、发展过程不同、地理环境不同、历史背景不同、思想结构不同,由这样种种不同的原因所产生不同性质的神灵观念,是很自然的。其最大不同之处,就在于其存在的绝对性。再说,以色列人的“耶和华”是绝对的存在,不可违背它的命令和要求。而殷商时代人们崇拜的“帝”非绝对的存在,而商代人所崇拜的诸神灵之一。

五、结 语

总之,“耶和华”与“帝”是由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宗教思维、不同的哲学思考所产生的崇拜对象。“耶和华”是“唯一神”,一直到现在在基督教徒心目中仍然是“唯一神”,到了现代社会仍然是很多人所信仰的对象。但

商代的甲骨文中的“帝”不仅不称“唯一神”,而且已经不再人们所崇拜的对象^⑤。由此可以说,明义士牧师对甲骨文所见的“帝”,是从纯粹的传教士角度上解释。虽然明义士牧师的观点和甲骨卜辞所见到的“帝”的观念有所不同,但是明义士牧师对甲骨卜辞所见到的“帝”的观念不完全是错的,在一定程度上他的观点可以被肯定的。回头看,明义士牧师对不同文化背景的东方人的文化研究,尤其是对殷商时代文化的研究精神,即便在中国学甲骨文的人都愈来愈少的今天,他对不同文化背景地区的研究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注释:

注:本论文在《圣经·旧约》中以《利未记》为主要研究对象。《圣经·旧约》时代对“上帝”的祭祀和“上帝”给以色列民族命令的宗教上和社会上的规律,都集中记于《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其中《利未记》比较全面地记载这方面的纪录。

注:商代祭祀制度应该从远古时代祭祀形态所演变而来的,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很难把握盘庚以前的祭祀形态和制度方面的实际情况,因此本论文暂时采用盘庚迁殷以后完成了祭祀制度的学说。

《十诫》中第二诫命。

方辉:《明义士和他的藏品》,第7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

致卡雷利博士的信中,转引自方辉《明义士和他的藏品》,第58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

转引自方辉《明义士和他的藏品》,第61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

转引自方辉《明义士和他的藏品》,第63~64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

《利未记 25:3~7》。

《利未记 25:23~28》。

《出埃及记 21:12~14》。

①《出埃及记 21:15~17》。

②注:也许会有这些“帝”所制定的规定,但是从目前形势来看,在甲骨卜辞关于这些规定任何记录都没有明确的记载。因而现在我们无法知道其社会上有没有“帝”所规定的规范。所以笔者暂时说没有。

③《利未记 1:1~17》。

④《利未记 2:1~16》。

⑤《利未记 3:1~17》。

⑥《利未记 4:1~12》。

⑦《利未记 5:19~6:7》。

⑧《利未记 1:4》。

⑨《利未记 1:3》。

⑩《利未记 1:10》。

⑪《利未记 1:14》。

⑫《利未记 22:20》。

⑬《利未记 6:1~7》。

⑭《利未记 11:1~47》。

⑮《利未记 12:2~8》。

⑯《利未记 13:2~14:57》。

⑰《利未记 15:1~33》。

⑱《利未记 17:10~16》。

⑲《利未记 18:6~18》。

⑳《利未记 18:19》。

㉑《利未记 18:20》。

㉒《利未记 18:21》。

㉓《利未记 18:22》。

㉔《利未记 18:23》。

㉕《利未记 19:3》。

㉖《利未记 19:4》。

㉗《利未记 19:9~10》。

㉘《利未记 19:11~12》。

㉙《利未记 24:17~22》。

㉚《利未记 25:3~4》。

㉛注:在《圣经》,无论什么事都从第一年开始算,到第五十年为“禧年”。

㉜《利未记 25:10~11》。

㉝《利未记 25:23~28》。

㉞《利未记 25:29~33》。

㉟《利未记 25:37》。

㊱《利未记 25:40~55》。

㊲《利未记 16:2~34》。

㊳《利未记 10:8~11》。

㊴《利未记 17:8》。

㊵《利未记 21:1~23》。

㊶《利未记 22:2~30》。

㊷《利未记 23:2~43》。

㊸《利未记 10:1~2》。

㊹《利未记 26:14~46》。

㊺《利未记 22:20》。

㊻《利未记 24:15~16》。

㊼具隆会:《甲骨文所见商代神灵崇拜研究》,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

㊽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562~571页,中华书局,2004年。

㊾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563页,中华书局,2004年,陈梦家先生释为“隋”,不过现在一般释为“雷”。

㊿十诫中第一诫命。

①《创世纪 22:9~12》。

②《创世纪 22:13》。

③《出埃及记·第32章·1~35》。

④《创世纪 22:2》。

⑤笔者注:也许在民间宗教当中还会成为崇拜的对象,但现实生活中的宗教信仰上甲骨文所见的“帝”是已经不能成为崇拜的对象。

(特约责编:徐义华)



古 史 新 证

本 期 导 读

一、《试论甲骨文和〈圣经〉所见的“上帝”观比较研究》

本文从加拿大甲骨学家明义士对商代上帝和基督教上帝的认识入手,引入对商代的上帝与犹太人上帝的对比。通过对耶和华与帝在各自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具体分析,作者总结了二者的异同。犹太人的耶和华与商代的上帝有其共同之处,即都是至上神,都有自己的臣属。但更多的则是不同之处,耶和华是唯一神,是社会规范和法则的来源,主动介入犹太人的生活,而且具有绝对的影响力;商人的帝则是多神中的一员,不制定社会规范,在人神交流中更多时候处于被动地位,其权能有一定的限度。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则是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及不同历史进程的结果。

作者利用商代甲骨文资料和《圣经》等外国古典文献,对具有相近性质的宗教现象进行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较新的视角,其结论也有值得思考的地方。也有些地方值得更深入探讨,如犹太人将社会规章假定为耶和华的规定,是因为犹太人将耶和华视为一切的源头和世界的占有者,所以将社会法则也归于耶和华。所以,犹太人和商人的真正差异在于上帝的本质,而不仅仅是制定者的不同。另外,有的用词可以再加以斟酌,如用“神权国家”称呼犹太人早期社会是不精确的。因为在耶和华崇拜形成的年代,犹太人还没有建立起国家。所以,用“神权社会”或许更恰当一些。

二、《商代的帝与一神教的起源》

本文讨论了商代帝的权能,帝与天、方、帝臣、祖先的关系,认为商代的帝是具有极大权能的至上神,统领着由自然神和祖先神组成的臣属,形成在神灵领域的权力机构,是人类国家政权在信仰领域的翻版。

在这个权力机构中,帝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自然神和祖先神也具有一定的权能。随着神灵系统的完善,上帝日益退出具体事务,自然神和祖先神地位上升。而社会性事务日益重要,祖先神地位日益加强,在许多领域取代帝和自然神行使权能。自然神受地域的限制,祖先神受族群归属的限制。在神灵权力系统中具有具体行为能力的神灵的局限性,使得商代帝的至上性也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

所以,商代的帝虽然是至上神,但无法产生出包容一切的唯一至上神观念。

一神教的产生,则是神灵脱离了地域和族群的局限性的结果。西亚地区是文明早熟地区,资源分配早已完成。后来的犹太人,无法从已经定型的资源分配模式中获取土地。为了提供本族的精神支持,犹太人发展出超越土地和族群的全能全智的一神教。

讨论一神教必及于犹太教,是因为犹太教最终流传并影响广大。但最早的一神教,应是埃及埃赫那吞的一神教改革。只是